

一支笔小说精粹

走进生命的雨季，
以为自己是空谷的幽兰，
将独自承受风雨
.....

星 空_下 的 誓 言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星空下的誓言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汇集着人生的百态。使读者随着故事的情节跌宕、心若流水，丝丝入扣。手中的文字时而美妙绝伦荡漾着爱的情感，时而打破宁静带着我们跨越千山万水寻觅另一段如泣如诉的人生纠葛。人间的种种百态尽显其中。使得每一个故事中都涵盖极深，视野广阔。并能始终保持雅俗之间的平衡。像一杯清香的茉莉在你疲惫不堪时送去你最需要的那一点点香。



目 录

目

录

遥远的微笑	(1)
教委主任	(9)
艰难的选择	(58)
风中之鸟	(122)
城市包装	(167)
你以为你是谁	(213)
让梦穿越你的心	(274)
绿水长流	(305)
星空下的誓言	(352)
紫陌红尘	(358)
细腰	(402)



遥远的微笑

徐福贵进入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它象巷里小姑娘玩的橡皮筋一样富有弹性，在菜市上，卖菜的农民会称他为“老师傅”、“老大爷”，从理发室回来，年轻的姑娘却会给他送来秋波。

他今年三十五。

对这两种境遇，最初他的心还是咯噔一下，象系在树桩上的橡皮筋被碰着，闪悠了几下，他想理清这意味着什么，但那感觉转瞬即逝了。

他不希望变小。一年之中，除了被逼着去理发室，绝大部分日子，他都躬着背，迈着稳重的步子，光亮的脸遮掩在头发和胡茬的密林里，萎缩在油腻腻的工作服中，身上散发出男人臭烘烘的味儿。

因为他已经结婚，儿子都五岁了。

结了婚的人，象爬上山坡的汽车，开始熄火滑行。老婆骂他是骗子，他笑笑说，男人，都这样。

结婚前，他不是这样。衣裤笔挺，精神抖擞，上职工联校，进艺术馆合唱团……那汽车，不停地加油换档，为了啥？敞开窗子说亮话，为了找老婆。

现在，他心满意足了，人生这个大站驶过了。他对生活

本来就无大奢望。于是,酒足饭饱之后便倒在躺椅上,向巷里的小孩吹嘘自己的过去:大串联哪里没去过?南京路,戈壁滩,林海雪原;武斗那会,手持驳壳枪,指挥过百十号人……

他怎么不被老婆骂?刚认识那阵子,她觉得他浑身都是劲,象拧紧发条的玩具车,老往前冲。

不过时间久了,她也就认命了。他,人还正派。

在厂里,徐福贵这辆下滑的车也还顺当,冲闯了十多年,路子熟了。他能透过挡风玻璃看见前面很长一段车道是畅通的。于是,停电什么的,他会叼着烟蹲在工场晒太阳,一动不动;有时也背着手,踱到那帮小青年身边,带着长者的微笑观看他们下棋。

有一回,工会主席来到车间,要他“五一”演出来一段。

“有补助吗?”舞台上交叉聚汇的彩色追光早对他失去了魅力。

“这个……”工会主席面有难色。

“我的嗓子……”他一连咳了好几声。

“你是徐福贵师傅吗?”他成大忙人了,谁叫他进过艺术馆合唱团呢。

这一次,站在眼前的是个姑娘,一身桔红色连衣裙,圆圆的脸上荡着微笑。他不认识她,旁边围着下棋的十几个头刷刷地掉过来。

“是,怎么的?”他可是过来人,不是一见漂亮姑娘就心慌意乱的毛小子。

“徐师傅,我是厂团支部的。请你‘五一’时唱支歌。”

他漫不经心地点上烟,抚摩着下巴上黑森森的胡茬。

“你可是老团员呀。”





他这才回忆起他曾经入过团。他感到身后那帮小青年灼热的目光了，惊异，羡慕。他，曾经是个大人物呢！

见他半天不吭声，那姑娘小辫一甩，转身要走了。

徐福贵突然觉得有些不安，感到心里绷着一个什么东西，橡皮筋似的，一头攥在那姑娘手中，拉扯开来。

“你等等，唱一个不就得了。”他对共青团是有感情的，尽管当初入团有很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姑娘面前增加点分量。这时，进团时的种种欢愉情景又浮上脑际。

走进团支部办公室，象走进儿时那小巷一样，那些遥远的已趋退色的画面重新显出颜色，象过电影一般在脑海里闪现：围着篝火开联欢会，扛着扫帚参加义务劳动……他心里升起一丝沧桑人世之感。

那姑娘递过一页歌片，《请跟我来》。男女声二重唱。

“女声谁唱？”他问。

“我。唱得不好。”姑娘微微一笑。

他默默看过一遍谱，小声唱起来。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

是为了配合你的到来

那姑娘插了进来，他心里突然涌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这感觉似曾相识。在艺术馆练嗓那样，他跟一个姑娘合作过。不知是姑娘身上飘来的异性气息，还是那销人心魄的旋律，似有一道电流传导到他的周身。

这感觉很快过去了，他骂了自己一句。说到底，他是个正派人。

徐福贵与那姑娘就和了这么一次，双方对音乐都有较深的理解，配合也默契。

演出那天,那姑娘早早地来到车间找他。

“徐师傅,去理理发,精神些。”姑娘微微一笑。

他用手摸了摸头发,还可以混上一阵子呢,不过,他还是去了理发室。临上场,团支部的一个小伙子将他那油腻腻的工作服扒下,换上笔挺的西装,还系上一根茶色领带。

他又登上了舞台。台下,人头攒动;台上,彩色追光交叉四射;身边,醉人的气息源源不断地涌来,他感到头晕目眩。

我怀着梦幻的期待,

期待你的到来……

他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怯场很快过去,他,感觉良好地唱完了那支歌。

从那以后,徐福贵再没见到那姑娘,厂子那么大,他的天地只小小一个车间。上下班也不可能碰见,因为他走厂后门,离家近些。没结婚的小青年才去绕厂大门那条水泥道。那条道是姑娘们争奇斗艳的地方,特别是下班那阵,姑娘们从浴室出来,披一肩湿漉漉的长发,飘然在桔红色的晚霞里,有一种销魂摄魄的艺术效果。他,告别那条道好些年了。

开始,他也有些怅然,曾想去绕那条水泥道,后来,骂了自己一句,心,平静下来了,仍一如既往过日子。

这天徐福贵正蹲在工场闲聊天,几个徒弟将他拉起,推搡到厂宣传栏下。

宣传窗里张贴着演出的彩照。舞蹈、相声、圆号独奏……他看见了她:手持麦克风,桔红色连衣裙闪闪发亮,象嵌着无数枚金属片子;细长的眉睫微微下落,仿佛灵魂已融汇在由音乐所组成的那个世界里。她身边的那小伙子是谁? “师傅变成十八岁的哥哥了。”徐福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那追光象高压水枪，把蒙在汽车上的污垢冲刷得干干净净，他是那样年轻，英俊，潇洒。

他心里颤悠了好几下。

下班时，他故意拖延了一阵，将车间打扫了一番，待众人走尽，溜到宣传窗，取下那张照片。他喜欢她身子趋向自己的那个姿势，也喜欢自己的英俊、潇洒。走几步一回头，宣传窗里出现了空白，很醒目。他返回去，将钉在最后的小合唱摘下，填进空白，还是不妥，别人会发现的。去把底片要来加印——不行！车间里那帮小伙子不把他笑话死才怪。他又折回，将照片钉回去。

徐福贵开始借打开水什么的，绕道去宣传窗了。究竟是看谁？欣赏自己？不，他承认更多的是看身边的她。看她又怎么的，不犯法。

这天晚上，下起大雨，噼噼啪啪的雨点将他惊醒，他一咕噜翻起身，那没有嵌玻璃的宣传窗会进雨的。“干什么？深更半夜的。”老婆揉着惺松的睡眼问。他重又睡下去，但一夜都没有躺安稳。

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厂里，所有的照片都没了，宣传栏湿淋淋伫立在雨中。他愣了好一阵子。

要见那姑娘，只有一个机会，月末的职工大会上。

那天，徐福贵没等老婆喊，便去理发室，还买回一套西装。老婆用审视的目光盯了他好一阵，他红着脸说，大家都穿，不赶时髦，进商店什么的遭人白眼。徒弟问则说老婆逼的，开会，不碰铁屑，不挨油污。他是个正派人，没有谁会起疑心。

闹哄哄的礼堂分成两个阵营，男左女右。

徐福贵开始朝右边张望,有些心跳。在缤纷的色彩中看见了那抹桔红。是她,正望着自己,微微一笑。他的脸一下通红通红,迅速掉回头。他确信她在看他,隔着黑压压的一片头颅。那微笑从那么远的地方淌过来,比一步之隔的相视一笑更令人销魂,它,流淌着一种无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说不清楚。

他只望了她一眼,怕常扭头被周围的人发现。一眼就够了。

从那以后,徐福贵觉得日子有了盼头。生活中有了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他说不清楚。他能说出的,便是每月一次的职工大会上的相视一笑。那姑娘每次都坐在第三排的窗边。她的微笑象山顶刚探出头的朝霞。他感到他与她之间隔着的那些黑压压的头颅都被映红了,仿佛太阳升起,天地间接上一道红色的通道。

徐福贵的生活有了一点变化。按时理发洗澡换衣;车间主任派活,不再讨价还价,完成也认真;常常吹口哨,《小苹果》,儿时站在弄堂口吹的苏联歌曲,只会第一主题,来回往复,象旋转的车轮;腰板也挺直了,走路一阵风;间或,也挽起袖挤进小青年的圈,下几回棋。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徐福贵感到一个月太长了,太难熬了。如果每天都有盼头该多带劲。

于是,他考虑下班绕道厂大门了。他不傻,借口总是有的,某家电视机洗衣机出了故障,要他去修;某工友生了病,下班绕点道去看望……,只要能经厂大门。然而,在经过水泥道那有限时间中,相遇的机会极少。几次徒劳后,他决定守株待兔。





这天,下班铃一响,他便急匆匆奔到大门附近的锅炉房,那里垒着一大堆刚卸下车的煤块。他抓过老工友的铲,将煤往屋里运。五彩缤纷的旋流从办公楼,从各车间涌出来。他一边铲煤,一边朝旋流张望。没看见那一朵桔红的浪花。人流涌尽,他叹了口气,放下铲,往回走。

突然,办公楼闪出了一抹桔红,是她。徐福贵一下手足失措,心怦怦直跳,眼睛不知朝哪儿望,脚象筛糠似地颤抖着,沾着煤屑的鞋在水泥道上踩出一条路子,黑黑的,弯弯曲曲。

“徐师傅。”她首先招呼他,微微一笑。

他抬起头,慌忙问道:“吃过……饭了?”

真他妈的犯傻,怎么这样问。走了好一阵才回头一顾。她,已经消失了。水泥道,空荡荡的。这,太费劲,居然弄得心跳过速,大汗淋漓,而且,刚才那微笑远没遥遥相视动人。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没多久,徐福贵听说那姑娘有了男朋友。他的心颤悠了一下,很快又宁静并且坦然了。人家是姑娘,是待嫁之人。他决定不再回头一望。但那头不听指挥,总要下意识向右望去。她仍然坐在第三排窗边,仍然望着他,微微一笑。

这天,又是职工大会。

跨进礼堂,徐福贵照例朝右侧第三排望去。

第三排窗口边空荡荡的,她没来。

厂长开始讲话了,那窗口仍空荡荡的。窗外飘着细细的灰蒙蒙的雨丝。

徐福贵终于忍不住,掉过头,往后搜寻。

“听说,团支部那小妞调她男人厂了?”后排的小青年在

议论。

轰,徐福贵头晕目眩,眼前发黑,大颗大颗的汗珠从额面渗出来。她,走了。尽管他知道,她终究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但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再也没什么可盼的了。他不知厂长在说啥,只听到屋顶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直落进他的心里,痒痒地难受。一切都过去了,那希望和表演真他妈的可笑,简直是犯傻。他感到浑身无力,疲乏极了。也许,过了这一程,真的就老了。

今后怎么办?他设想不出来。撞坏的汽车,轮胎也许还会继续滚动一程。

恍惚中,他被推了一下:

“叫你上台领奖!”

什么奖?徐福贵愣了好一阵,擦了擦涔涔的汗珠,通红着脸,朝主席台走去……

一支筆小說精粹





教委主任

陪着市教委制止乱收费检查团转悠了一天,吃过晚饭,天已落黑。区教委主任李开显没回家,关掉手机,径直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不会再有干扰了。处理完一大堆文件,李开显点上一根烟,开始思索教委下面近百个单位的班子调整和迫在眉睫的高中入学高峰年的诸多问题。自去年底从学校上调后,李开显感到没有一天能静下心来,整天被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牵着跑,那情景就像被老婆拉着逛商店,有一种晕旋的感觉,经常一头撞在模特儿身上。正想着,门被推开,来者是区委书记的秘书冯小波。李开显愣了一会儿,放下手头的东西,起身为冯小波倒了杯开水,心里想,这人真是聪明过了头。

上个月,区里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给教委分派了10万元。李开显只凑齐5万,心里想,区里应该知道教委目前的状况,高峰期危楼改造要钱,教学设备添置要钱,师资增加培训要钱,教职工医药费福利奖金要钱,这日子离砸锅卖铁差不远了。没想到冯小波仍旧三天两头地催,好像学校开着银行似的。冯小波是上前年由学校抽调到机关的,刚当秘书那阵,总是挟着公文包低着头一声不吭,渐渐地便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冯小波聪明绝顶,对区属各部委局的头儿的

脾气了如指掌,知道什么时候能在什么地方找到,知道什么样的钥匙可以开什么样的锁。此刻,他一副温良恭俭的模样,双手捧着茶杯,对李开显说:“如今这秘书不是人干的,区里几十个单位,书记抓大事,具体工作都抛给我们,我们怎么办?还不得求爹爹告奶奶装孙子”。冯小波知道区属系统最难办的就是教委,比如眼前这个李开显,什么事都得拖你个半死,不像其他部门的头儿,一个电话一张便条就可以摆平。

李开显抽着烟,思考着怎样跟他解释。这次送温暖活动,市里要求是捐献棉衣棉被,其他区县都是捐实物,捐款老师意见大,说转来转去不知道最后会落到什么地方。冯小波猜到了李开显想说啥,放下茶杯说:“市里要求是献衣物,但是,那会出现许多问题,前年捐衣,一半不能用,有的衣裤在箱底压了几十年,弥漫着一股股呛人的霉腐之气,有的抖一抖就脱线散架,这些东西送得出手吗?前些天中央台播放的送温暖活动大约都看了吧,大连运往贵州边远山区的棉衣棉被一展新,那才是真正的献爱心。所以,区里决定捐钱统一购买,再说,统一购买对区里一些濒临破产的商业门点也是雪中送炭,什么事都得统筹考虑,捐的钱还不是在区里周转流动,既扶了贫又救了一些困难企业,企业有了钱才能纳税,不然我们的工资哪里来?教育经费哪里来?”冯小波说着说着口气里便有了一种书记的味道,身子也洒脱向后靠在椅背上。

李开显在听这番话的时候有些走神,想到了儿子小明,不知道他此刻在干什么,还是把自己关在寝室里仰躺在床上发呆吗?小明好久没回家了,他知道他心里有怨气,当年他有很多选择,财经外贸,建筑交通,国际金融,但他却叫他填报





师范。小明从小就温顺听话，有次牵着他上街，突然就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直到回家才发现胳膊肘被拉脱了位，可一路上他却一声未吭。上个月实验中学熊青山打来电话，说报社来函商调小明，问放还是不放，学校正差高中教师，他怎能同意放。李开显望着冯小波踌躇满志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冯小波从学校出去，像三级跳似的，听说要当区委办公室副主任了。

冯小波见李开显缄默不语，只是闷闷地抽烟，于是起身告辞：“区里知道你们的难处，你们也该体谅区里的困难，不打搅你了，还得去商委，看看那些羽绒衣踏花被质量如何，这是献爱心，怕的是掺进伪劣产品”。说完丢下了一串难以言表的辛劳之叹。

李开显心境莫名地烦躁起来，冯小波已是第三次登门催款了。可是，钱从哪里来？再往下压，报社电视台盯着不说，老师家长也要骂。难道只有动用“小金库”了？“小金库”是前进路中学方云海的代称，几年前，方云海就名声在外了，学校办得像开着银行似的，教委要个什么赞助款都是往他那里取。李开显问过分管中教的副主任廖伯新，方云海的钱会是白拿？廖伯新说，以前的条件是不干涉他的内政，现在数额大了多少有点要求，比如要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这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李开显看了看表，快十二点了。什么也没干成，叹口气，摔门回家。

早晨一出门，身后就有人喊了声李主任。李开显掉过头，守候在宿舍门边的是儿子小学的班主任汤老师。她女儿在前进路中学读初三，一谈起女儿汤老师就泪流满面，她女

儿进校各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现在每天押到深夜,也只能擦杆而过,汤老师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她不知道中学是怎么在教。李开显忽地生出一股怜悯之情,掏出记事本,郑重地记下她女儿的名字。汤老师抹了抹泪珠,连声道谢,满怀高兴地去了。李开显心里想,今年中考形势之严峻,照她说的这种状况,怕是进普高也难。到时帮不上忙,怎么向她交待?

来到办公室,秘书就过来告诉他,区长叫马上去一趟。教委不在区府大院内,隔着好几站路。车开出教委大院没多远,就塞着不动了。前面有一群拆迁户在马路上静坐,李开显探出头,看见有几个退休老师也坐在其中,心里一下变得沉重起来。那一大片拆迁区八年了仍是一片废墟,挖下的地基变成一个池塘,可以钓到半斤重的鱼。被红线圈划进去的和平小学至今还在颠沛流离,向这个学校借几间教室,往那个学校插几个班,返回遥遥无期。李开显看了看表,只得下车步行。赶到区府大院,背心已湿了一片,反手塞毛巾的当儿,区文联主席张志华从传达室蹿出来,递过一本《巴州风采》说:“书全部印出来了,几时拖到教委?”

李开显连连打了几个喷嚏,心一下悬了起来。编写《巴州风采》是年初的事,当时李开显就对教委负责发行感到难度很大,国家教委三令五申不得强迫学生购买除课本之外的任何辅导读物,再则,报社电视台对学校收费问题一直盯着不放,动辄就追踪曝光。开了几次编委会,最后宣传部长马德民大光其火,说,什么叫乱收费?指导学生阅读爱国主义教育读物是乱收费吗?目前涌入学校的究竟是些什么书籍?那些歌星影星武侠凶杀色情迷信为什么就畅通无阻?马德民





一气甩出了好几个大问号。李开显无言以对，只得点头承诺下来，心里想，从组织编写到联系出版印刷少说也要大半年，没想到张志华两个月就把书印出来了。李开显手里翻着书，心里后悔不已，一口气没锁住，就是4万册啊。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挺得住吗？

区长不在办公室。区长助理周红正在发火。靠窗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形容憔悴的人，李开显认得他，是华兴商店的经理。华兴商店跟和平小学邻居，现在一块儿成了池塘。周红见李开显进来，火气更旺，冲着经理说道：“八年了，白手都能起个家，你们还赖着政府，当年商店就严重亏损，跟变成池塘有什么两样！区长已经答应今年解决你们的问题，你还要怎么的，只怕是捧个金碗也得讨饭吃。”

经理走后，周红看看表，对李开显说：“区长等你半个小时”。李开显本想解释一下，见她一脸的严肃，也就缄默不语了。周红望了他一会，说：“熊青山是怎么回事？一上台就否认前任办的事，还要不要一点基本素质？”李开显明白区长找他的原由了。去年，一个外商看中了实验中学旁边那片地皮，准备修一幢时代大厦。可实验中学那遛狭长的生物实验地却像楔子一样插在未来大厦的裙楼里。经过区里出面协调，当时的扬校长同意让出那遛地，条件是建成的大厦按原面积归还学校200平方米。上星期准备正式签约时，熊青山却拒不认帐。外商找到区长，区长找到熊青山，两句话没说完，熊青山就抹了脸，区长又怎么的？实验不吃这一套。实验过去是市里的重点中学，跟区里平级，区里要找学校办个事，比如小孩入学什么的，还得跟校长陪笑脸。后来，区里往上一蹿成了厅局级，实验反被一杆子撵到区里，这股气自然顺